

庭前一树梅

□琦焮

一早起来，打开微信，看到南方的朋友发来的信息：梅花开了。随之发来的还有一张梅花绽放的照片。蓝盈盈的天空上飘着几朵雪白的云，朵朵浅粉的梅花绽放在灰黑的枝上。也许是拍摄角度的缘由，那些枝桠快要够到天空了，而梅花仿佛要开到云朵里。

寒冬腊月，收到花开的消息，是最开心的事。尤其是生活在北方，每日里看到的都是清冷的灰色调。若想欣赏周围公园里的红梅绽放，要等到春天来临了。

不过，北方的冬日里也是有期待的。那就是猝不及防地相遇一场蜡梅花开。《乐府诗》里言：“庭前一树梅，寒多未觉开。只言花似雪，不悟有香来。”梅花最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幽香，蜡梅也不例外，常常是先闻到了

阵阵清香，才去寻觅花朵。

没想到，不久，我就遇到了这样的趣事。那天下了班，我像往常一样，迎着寒风向家走。快到家所在的那栋楼时，突然闻到一阵阵清香，难道是蜡梅开了？可是平时没有注意到小区有蜡梅呢。顾不得寒冷，停下来借着路灯的微光左顾右看，也没找到香气的来源。无奈，站在那里又仔细闻了一会儿，惊喜地发现香气的方向是在北门。赶快跑过去，北门这边差不多有一年没开了，冷冷清清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我惦记着闻到的香味，一大早又跑到了北门去看。阵阵清香幽幽弥漫，冷冰冰的早晨给人送来好心情。我沿着北门那道围墙找了一圈，依然没找到香味的源头。忽然心中一道光亮，会不会是北门外那片荒地里的蜡梅？那片荒地和北门只

有窄窄的一条马路相隔。荒地其实的前很热闹的，有很多条胡同和院子，还有一条热闹的街市，烟火味浓厚。后来规划，大家才搬走了。我从小区前门出去，绕了一大圈到北门外，果然是蜡梅开了，远远就看到和北门相邻不远的荒地上的一团鹅黄，在一片萧条枯寒里显得尤为灿烂夺目。

在蜡梅明亮的鹅黄里，我想起最近在书中读到的关于蜡梅的故事。蜡梅原来只是生长于山中的一种植物，山民们见花是黄花，就叫它黄梅。后来一位诗人发现这黄梅很有个性，在最寒冷的时候绽放，就为它写了一首诗。渐渐地，很多人知道了这黄梅，且为众多文人墨客所喜爱。黄梅的花的颜色又近似油蜡的颜色，又叫它蜡梅，又因其开在腊月，也叫腊梅。

看周受聘的《花花草草》，里面有一篇《岁寒二友》，说的就是蜡梅和天

竹，鹅黄色的蜡梅花和天竹的红果搭配起来插瓶，是相得益彰，用现在的话来形容那真叫标配呢。

年末岁尾，为迎接新的一年，大家都喜欢屋里有点喜盈盈的气氛。文人墨客都喜欢岁朝清供，家里的一个白瓷瓶闲置着，我一时也想附庸风雅，便折了几枝蜡梅。在荒地上转悠了一会儿，想找些天竹果搭配。有位遛弯的老人热心，带我到不远处的公园找到了天竹的红果。

这样，简素的书桌上就多了一道风景，两三只鹅黄的蜡梅在红红的天竹果映衬下，更加明亮温暖。读书累时，抬头欣赏一会儿，在清寒的冬日里，是雅事，亦是美事。同时，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缕芳香，几分诗意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与新年一同启程

□杨丽丽

当蜡梅染红崭新的向往
当最后一页日历变成了雪花
一缕晨光越过霜雪
照亮了新年的门楣

风裹着炉火的余温
吹开一扇窗
窗棂上结着去年的思念
也凝着新年的光

我们不必回头细数
那些开过又谢了的花
也不必追问
过往的遗憾与牵挂

只需卸下奔波和惆怅
踩着晨雾里第一缕微光
和新年并肩
走向远方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岁末一餐暖

□孙朔伦

故乡的元旦，总不及旧历年那般郑重其事，却也自有一份承前启后的意思。尤其在外头奔波了一年的人，能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当口回去一趟，心里便觉得妥帖，仿佛给旧岁打了个结，又向新年探了探头。

到家已是傍晚。门是虚掩着的，推开来，一股混杂着食物香气的风，立刻将我拥了个满怀。母亲在厨房里，系着围裙，正探身看一只砂锅里的汤。她回头看见我，眼角的细纹一下子舒展开，笑道：“可算到了！路上冷吧？你父亲在堂屋沏茶呢。”

堂屋里，炭盆烧得正旺，红盈盈的，映得一室皆春。父亲见我进来，放下手里的报纸，摘下老花镜，说：“火车上人不多？”又指指另一把椅子，“坐，茶刚沏好，是今年的云雾。”茶是

绿茶，汤色清碧。呷一口，一股清冽的甘香，顺着喉管滑下去，一路熨帖到胃里，身上的寒气便驱散了大半。父母问的无非是些近况，工作忙不忙，身子可好。话都是平常的，语气也是缓缓的，可听着，就觉得一颗心落到了实处，像远航的船，终于回了平静的港湾。

晚饭自然是要丰盛些的。母亲掌勺，我和父亲打下手。厨房不大，三个人转来转去，却也不嫌挤，反而有种热热闹闹的充实感。母亲说：“元旦嘛，咱们做几样家乡菜。”她取出一只肥硕的鸭子，是早托人在乡下买来的土鸭，已经收拾干净了。这便是今晚的主菜，八宝鸭。母亲将拌好的馅料，小心地填入鸭腹，又在鸭身上细细抹了一层酱油。我看着那鸭子在母亲手中服服帖帖，变成一只鼓囊囊的“宝葫芦”，不禁赞叹。母亲笑笑：“这算什么，

你外婆做得才好。”这话，便引出了一点旧事。

父亲在一边剥冬笋，接口道：“说起你外婆，有一年元旦，家里来了远客，临时要添菜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外婆不慌不忙，从坛子里捞出两条风干的鲫鱼，用温水发了，和豆腐、雪里蕻一同炖了，满屋异香，客人吃得赞不绝口。”母亲也记起来了：“可不是。那时候东西少，可人巧。一把咸菜，几块豆腐，也能做出好味道来。”他们说着，手上的活计不停，话音织成一张温暖的网，将我密密地罩在里头。

趁着空档，母亲又炒了几个快手菜。一把碧绿的冬苣菜，只下猪油，猛火一翻，撒点蒜末，便清香扑鼻。还有一道，是我从小爱吃的香煎臭豆腐。豆腐用平底锅细细煎得两面金黄，外皮焦脆，内里却仍是雪白柔嫩，蘸着辣椒酱吃，别有一番酣畅的风味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文学爱好者)



《牧归》 李昊天 摄

公益广告

严防一氧化碳中毒
保护您和家人生命安全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